

朴素的年夜饭

●小萌

碰上不会做饭、也不喜欢做饭的婆婆，作为儿媳，是不是挺悲催的？

如果告诉你，这是我家的现状，自嘲为“美食达人”的你，是不是大跌眼镜、觉得不可思议？会不会唾着牙花，眯缝着小眼儿，等着看我家的笑话？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十几年来，我们就这样“和谐”着。虽不在一个屋檐下，但在同一小区，三天两头要碰面的。

要问笨女人是怎样形成的，只因为，我这个当婆婆的从小住校。小学、中学、大学，食堂好比天堂，没有做饭的“刚需”；而我儿媳媳妇，从小有厨艺不错的爸爸妈妈料理，没有做饭的“必须”。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这家人没啥追求。大鱼大肉买得起，却不会做，也懒得学；大闸蟹之类的好东西呢，送上门的，除了“心存感激”，行动上跟不上，因为吃起来太麻烦。平日里我只做一个菜；而儿子家，他太太唯一拿得出手的只有“白萝卜羊肉片下面条”。

生活如此简单。不过，至今也没发现谁谁营养亏欠。

往我们的脸蛋儿瞄一眼吧，不是白里透红，就是黑里透红。马马虎虎，还算健康……

好吧，平日不沾荤菜谱，假装很忙的样子，暂且饶了你们。但除夕的年夜饭，一年中的高潮，总不能太低调吧？亲，高估我们了。今年的年夜饭，我家仍然是：两菜、没汤。两菜：黄瓜炒鸭蛋，圆白菜炒干。再打开一个红烧带鱼罐头。齐了！

看着大家在朋友圈晒年夜饭，我鼓起勇气噤瑟。拍张照片发出去，觑着脸声称：“这或许是中国最朴素的一桌”。

几位朋友看了，对“全中国最朴素的一桌”深表质疑：“画面很丰盛啊！”只有好友阿杰“知根知底”，她揭发道：“摄影技术派上用场了哈！”的确，我把餐桌上的香蕉橘子山楂等水果，统统摄入镜头。大盘小盘，红红绿绿。这顿年夜饭，是不是“壮观”了呢？

咱们中国人的仪式感很强，对这顿合家团聚的年度大餐尤为重视。不管钱多钱少，都得摆上十几，甚至几十盘，似乎只有这样，才热闹，才过瘾，才“亲情满满”。我在欣赏、羡慕之余，总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扪心自问：吃得完吗？

我琢磨过人类胃口的不同，相信盛宴过后许多人家是要剩饭剩菜的。不怕亚硝酸盐的，剩菜进冰箱慢慢消化。这个我看行。专家说了，除了绿叶菜不能留，这点点亚硝酸盐，能成啥气候？而讲究养生的，则一倒了之。这个我也不反对。最担心的是饭店餐馆啊。今年春节，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聚会少了，餐馆空了，否则，泔水桶里，洋洋洒洒尽是好货。

虽然不会做菜多少有些辜负美食大国之誉，但我们正在改进中。而“吃多少，做多少”这点，完全可以自豪一把。除了节约意识，我还有个小算盘：盆干碗净，好洗啊。孙女被我“软硬兼施”改造N回，终于在我眼皮底下，艰难做到了“光盘”。而她爸，则负责餐桌最后的“包围”，雷打不动……

哦，想起来了，有个家伙不服气，在我发的年夜饭照片下面留言，声称他家的年夜饭才是“全中国最朴素的一桌”。因为，餐桌上只有饺子。

好吧，我承认，你厉害！



小时候读《格林童话》，还记得《三个愿望》的故事。

上帝让穷人许三个愿望。穷人第一个愿望是有栋别墅，上帝满足了；穷人第二个愿望是有座金山，上帝满足了；当穷人提出第三个愿望：永远不要再工作时，上帝很失望，很生气，就又收回了穷人的别墅和金山，穷人又成为了穷人。上帝告诉那个穷人，如果自己不想工作的话，不去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就算有再多的好东西也都会被消耗掉的。

那时，我以为我读懂了。自己想要的，都会实现。但是，不能贪婪和痴想，要通过自己努力去创造想要的生活。于是，我把上帝的话写在本子上，记在心里。

三个愿望

●陈卫中

中学毕业的时候，班主任和我们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他学做上帝，也让我们许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全班同学基本相同，就是希望考上好的大学，毕竟大家都苦读了十二年。第二个愿望，全班同学则各不相同，各有精彩，充分体现了个人的特色。有趣的是第三个愿望，几乎所有的男同学都是相同的答案，娶个漂亮的老婆。同学们哄堂大笑，班主任老师也笑了。他说，我不是上帝，但我想你们的愿望都一定能够实现，不过光做梦是不行的，记住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老师的教诲我铭记在心，多年来默默地践行。

毕业十年的再次聚会，同学们纷纷告诉老师，那年的三个愿望都实现了。我呢，也是：大学上了一所211学校，也评上了高级职称，第三个愿望也实现了，娶了我们班的班花。

人生就是一趟旅行，无论你选择哪条路，自会有一路的风景。但正是存在于自己心中的那远方更美的景色，才会有不断前行的动力。山脚，绿草茵茵；山腰，鲜花烂漫。但我们总坚信，山顶的风景更美。于是，无论腿再疼、腰再酸，只要能够，我们就要不停地攀登。愿望，就是那些位于远处的和山顶的风景。

从而立，至不惑，再半百，每个十年，我都给自己许下些愿望。关于事业的、关于父母的、关于子女的，上苍还算眷顾，其中大部分都已实现。有时也想，是否我的愿望太低，伸手便可触及。猴子都知道，跳起来摘到的桃子味道最美，难道我的智慧连猴子也不及。但再想一想，那些没有实现的愿望，就让它成为生活中的小插曲，毕竟无关主题。

现在，如果遇见上帝，给我三个愿望的机会，我又会提出些什么呢？



孩子的祝福

●邱玲娜

“希望你们多活几年”是今年年夜饭上，我九岁的儿子给他太爷爷的祝福。小小的他站起来，举着杯子，小脑袋仰头，眼珠滴溜溜转了好几下，思考了半天才蹦出这句话。大伙儿哄笑了，直言童言无忌。

以往过年，我们都去乡下的爷爷奶奶家拜年，这两年他们二老随伯父住在县城，我们便轮流邀请老人来家里住，到我儿时已是年初二。

那天一早，我在小区门口等着他们，然后领着他们往家走。爷爷看起来还很硬朗，在前面走着，我牵着奶奶的手走在后面，不过两栋楼的距离，奶奶一路走一路说好话，她又不放心爷爷，一直喊他靠边走。

进家门后，我拉他们到沙发边坐下，顺手把茶几上的香蕉递给他们，说：“奶奶，快吃，这是进口香蕉，很甜的。”奶奶笑着接过去，又看了看我们家的房子，感慨地说：“我小玲有出息了。想你小时候五毛钱一根的香蕉也舍不得买，我去给你买了一把，给你乐得。”我愣住了，小时候的事儿一点印象都没有。然后又听奶奶说：“你也孝顺我，刚工作就给我买了套蓝色碎花的衣服，我还没怎么穿呢，这每年过年又是送礼又是喊我们吃饭的。”她没说完，我就不好意思了。那套衣服是在农场小街上买的，不贵，买菜时看到觉得适合奶奶就买了。后来，工资越来越高，自己的衣服越买越多，却再没给老人买过什么，总想着爷爷退休金高，想买什么买不到。没想到八、九年过去了，她老人家还记得，且一直稀罕着。

爷爷则一直安静地待着，不怎么说话。在客厅待了会儿，就进了我书房，奶奶说他这几年耳朵越来越不好使了，听不到别人说什么，没事的时候就自己看书，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我看了看爷爷，心里一阵酸。除了堂弟，在我们姊妹几个中他对我最好，我的性子也有很多地方像他：喜欢安静，喜欢读书。他很在意我们的成绩，谁得了奖状，他都要给红包。听说我儿子今年拿了奖，年夜饭那天，我们还没到，他就守在饭店门口等着曾孙来，说要第一时间给他奖励。

那天的团圆饭，一直未吭声的爷爷看着围着他坐的有说有笑的我们，突然蹦了句话：“看到你们一家人这么好，我心里真舒坦。”我又一阵难受，这辈子他们替我们操心太多了。

看着突然不说话的大家人们，儿子举着杯子走到他太爷爷身边说：“太爷爷，祝你们长命百岁，等我长大上班了，我给你们发红包！”爷爷奶奶笑了，大伙儿也笑了。

真的希望时光能走得慢些，让他们二老再多陪伴我们许多年。

“走笼”

●张永成

看到家中“蜗居”的“走笼”，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

每年腊月二十四这天，母亲扫过尘，祭过灶，父亲便将尘封近一年的蒸笼取了出来，看看有无损坏霉变之处。逐一检查，进行修理，然后刷洗干净，放在通风处晾干。那时的蒸笼一般分为上下五层，有笼篾罩组成，全为竹篾编制。只需时40分钟，便可蒸8斤面的包子。

收拾好蒸笼，父亲开始联系“订单”。村庄不大，也就三十多户人家的样子，父亲挨门逐户询问，谁家什么时候需要蒸笼，蒸多少面，（那时的人特别能吃，基本上都是蒸50斤面左右）在本子上登记得一清二楚。否则一旦乱了，就会影响“生意”，也不利于邻里安定团结。

按照约定的时间，父亲将笼依时序送到村民家中。“走笼”正式开始，一时间，整个村庄弥漫着蒸包子的气味。“走笼”一般一个村庄只有一个，主要是因为平时闲置用不到。若保管不善，有时还遭老鼠、蛀虫的损坏，再加上那时经济条件限制，所以庄上的人是极不情愿掏钱买的。

包子蒸好的人家，将“走笼”洗刷好，在笼屉里放上三个包子，一并送还回来，抵算借笼的“租金”酬谢。父亲也不推辞，照收不误。虽说一次只有三个包子，但累计起来也有二百个左右。这省去了家里蒸包子的费用，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方便了别人，也厚待了自己，“走笼”也变得风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走笼”渐渐地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直至现在完全“趴在窝里”不动了。不少人家把做好的包子馅，送到街上，花上每斤七、八块的面钱，让面点师专门加工；有的人干脆就在超市购买。有纯肉、青菜、萝卜、豆角等品种的包子，可以任意挑选。我每次劝说父亲，还是把“走笼”扔了吧，而年迈的父亲总是纳闷地说：“走笼”咋就“走”不下去了呢。

回不去的家

●向晨

住镇上，老家在村里，相隔十余里，却总有“故乡遥，何日去”的感觉。仿佛现在的家只是暂时的栖身处，心里还总有另外一个家。

这些年不知是适应不了小区单元楼里的生活，还是太过怀念村里熟悉的环境，一直惦记着能有一天落叶归根。然而，每至周末回老家，年复一年，能见到的熟人越来越少，曾经热闹的胡同里，如今少见人影，年纪大的长辈渐次故去，年轻轻的也相继搬走。他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偶然相见也已老态尽显，令人敬叹。

村外走走，儿时的天大地大，如今却是尺寸之地，林立的小工厂显得拥挤破败，不见了麦场，不见了树林与小河，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是装过农药的瓶瓶罐罐，几只大白鹅在路旁的铁笼里蜷缩，此时倒觉得相见不如怀念。

更有那宿草新坟里的至亲故人，近在咫尺，却再不能相见，总算晓得那无处凄凉的滋味。曾经想念的竹马之交，再见面也变得客套疏远，到底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多梦的我，梦里几乎都是家的记忆，那些梦带着些温暖的伤感。尽管我并未远去，家却让我感觉遥不可及，之前一直计划着归期，突然有一天醒悟，那家再也回不去了。

即便睡在儿时的床上也再不闻夜里的狗吠，拂晓的鸡鸣，也不再见夕阳与炊烟，还有雨里和着青草味的泥土香。想到这些，开着车的我止不住地落泪，那所谓的家里再也听不到姥姥的叮嘱唠叨，再也见不到姥爷在竹榻上瞌睡，电视里还唱着听不懂的戏文；再想想永远没有给爷爷买来的拆骨肉。的确，家就是这样，当你想回的时候，却已经回不去了。



套鱼

●邹德萍

套鱼，这个方法是不是古老无从考证，但应该肯定无疑的，这是许多懒人捕鱼方法的一种，用现在的话也可称为“守株待兔”式捕鱼。

以前，我和弟弟经常去套鱼，但都是二弟亲自下网，而我只是打下手。二弟套鱼有经验，他会在支渠涵洞下游张网套鱼，有时也会和他人一样选在流水内河或沟港汉口。网口逆流摆放，用毛竹、树棍在河边一侧打桩扣网固定，并在网的进口两侧用两块儿米片斜拉成八字形。水中游物遇网会顺着人们为它设定的方向游走，发现进口，以为有漏洞可钻就赶紧逃跑，却不知水中陷阱。越过道道关卡，直到网尾无洞再钻，只能等待主人收网。

小打小闹可以怡情，若是指望套鱼挣钱还需要找一个好地方。在五岸洞，这里有东西两个进水涵洞，人工开挖形成了Y字形三角地带。两条水系向南延伸约一公里左右，合并汇入一条大干渠。西洞水流缓流量小，东洞水流急流量大，这正是套鱼的好地方。

好地方，自然会有套鱼的人。东渠河口就有一张集体大网，用碗口粗的几根树棍支起足足有二丈高三丈宽的粗尼龙网，前后左右用几根大拇指粗的钢丝绳和细钢筋拉着网四个角和中间部位，确保网口不被灌进总渠下来的水位差形成的力量冲走或冲倒。网口离洞口有三四丈距离，网尾巴拖在水中有一丈多远。

一旦春耕开始放水，总渠的鱼类顺流而下，有一部分会入网，所以每隔一小时左右就要收网。那时，初春旺季最多一天能捕捉上千斤鱼。在秋天时，河里主要是又大又肥的鳊鱼、鲫鱼、鲢鱼，一昼夜正常能捕捉一二百斤。有时，我们会从那里弄一些鱼来吃，父母都夸那里的鱼洞真好吃有味。

如今，五岸洞已有多年没亲近，也多年吃不到那个独有的总渠里的“渠鲜味”了，套鱼只剩下美好的记忆留在脑海里。

永不褪色的结婚证书

●徐为红

在人生的旅途上，在生活的伴侣中，总有一些美好的物品弥足珍贵，耐人寻味。近日，当我翻开当年与爱人林秀英领取的两本结婚证书时，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

那是一九七七年，我在当时的南京军区“临汾旅”部队服役的第八个年头，我和爱人林秀英都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晚婚年龄。于是，根据当年双方意愿，拟在金秋时节到部队举办婚礼。为此，我在七月份向部队党组织递交了一份申请结婚的报告，并附送男女双方体格检查表。时间不久，部队党组织就批准了我们的结婚报告。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日上午，我带上部队党组织批准结婚的报告，和爱人一起来到南京市栖霞区孝陵卫镇革命委员会婚姻登记办公室办理结婚手续。当天下午回到部队营房后，我俩邀请了我工作的军务科全体同志和射阳籍战友共二十多人。当晚八时，我们就在军营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既热烈隆重又简单朴素的婚礼。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四十多个春秋过去了，但是当年我俩领取的两本结婚证书，仍然完好无损，封面还是那么鲜艳，书写的字迹还是那么醒目、优美！这么多年来，我俩一直将它当成无价之宝，当成一件永不褪色的艺术品！

抚今追昔，峥嵘岁月。现在，我们的幸福生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我俩已近古稀之年，正安享儿孙绕膝，欢度晚年的幸福时光。我每天坚持读书看报，打乒乓球，看电视新闻，业余时间写几篇文章发往网络平台和报社。老伴早晚参加县舞蹈队排练，舞姿还是那么青春、阳光和潇洒。

一本证，一生情。愿每个人的结婚证书，永不褪色，永远保持鲜艳、鲜艳的颜色。



也许人生就是这样，也许你自以为错过了之前预设的目标，但是在另一个拐角处，会有另一新的风景在等待你。只要你在路上，总会寻到属于你的风景。只不过，你要去用心寻觅，用心去感受那意外而又恰到好处的排列组合。